

談虎集

下卷

周作人著



周作人著

談虎集

周作人著談虎集下卷，實價九角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版，北新書局發行

北新書局發行周作人譯著書目

自己的園地，改訂本，價八角

雨天的書，價八角

陀螺，譯詩小品集，價八角

炭畫，顯克微支小說，價八角

狂言十番，日本古喜劇，價七角

冥土旅行，譯文五篇，價四角

瑪加爾的夢，科羅連珂小說，價三角半

澤瀉集，價五角

談虎集，價一元八角

談虎集目錄

雙十節的感想	二九九
酒後主語小引	三〇五
土之盤筵小引	三〇七
小書	三〇九
古文秘訣	三一—
新名詞	三一五
牛山詩	三一七
舊詩呈政	三一九
葛理斯的詩	三二三
馬太神甫	三二七

道學藝術家的兩派·····	三三一
風紀之柔脆·····	三三五
薩滿的禮教思想·····	三三九
鄉村與道教思想·····	三四三
王與術士·····	三五五
求雨·····	三六一
再求雨·····	三六五
半春·····	三六七
野蠻民族的禮法·····	三七一
從猶太人到天主教·····	三七五
非宗教運動·····	三八三
關於非宗教·····	三八七

尋路的人·····	三九一
兩個鬼·····	三九三
拈圖·····	三九七
我學國文的經驗·····	三九九
婦女運動與常識·····	四〇七
論做雞蛋糕·····	四一九
北溝沿通信·····	四二七
抱犢谷通信·····	四三九
訶色欲法書後·····	四四七
訶色欲法附·····	四五三
讀報的經驗·····	四五五
關於重修叢台的事·····	四六三

關於兒童的書	四六七
讀兒童世界遊記	四七三
評自由魂	四七七
希臘人名的譯音	四八三
新希臘與中國	四八九
日本與中國	四九五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五〇三
日本人的好意	五〇九
再是順天時報	五一五
排日平議	五一九
裸體游行考訂	五二五
希臘的維持風化	五三三

清朝的玉璽·····	五三七
李佳白之不解·····	五四一
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五四三
支那民族性·····	五四七
支那與倭·····	五五一
李完用與朴烈·····	五五七
文明國的文字獄·····	五六三
夏夜夢·····	五六九
眞的瘋人日記·····	五八九
雅片祭灶考·····	六〇五
剪髮之一考察·····	六一三
後記·····	六二一

雙十節的感想

本年的雙十節我同一個友人往中央公園去看光社展覽會，一路上遇見好幾件事情，引起了一點感想，現在列記於下，不知讀者中有和我同感者否？

今年的雙十節在北京特別鄭重，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從八日起就挂旗，一直挂了三天，雖然仍舊是些骯髒破爛的五色旗，究竟也表示得鄭重，比平常的國慶日熱鬧得多了。這頗令我喜歡。我初來北京的這一年，正遇見張辯帥，親眼見槍彈從頭上飛過，不知道差了幾個米里密達。今年呢，大家對於這個國旗知道這樣尊重了，即使市民們沒有詩人的熱情，叫牠做情人或阿嬤，總是要挂牠三天了；無論是什麼軍閥，也聲聲口口叫我中華民國了。這樣看來，中華民國——至少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總可以保存，我所最怕的復辟這件事不至於再會發生的了。這是我所以喜歡的原因。

我們走進了中央公園的大門，我很吃了一驚，（我的朋友也說吃了一驚，雖然他的吃驚的原因與我的有點小小不同，）在出入口的中間擺了幾張桌子，上邊堆滿了印刷品，有三位女士（我記得其中有一位是斷髮的，）和兩位先生，在那里很忙地揀集各種印刷品，遞給在旁邊攤着手等着的人們。人類是富於模仿性的，而且老實說，貪得的性又是誰會沒有呢，所以我也走近前去伸出手來，我的朋友自然也伸着手。等了一刻，總算各抓到一把，欣欣然地走進鐵柵門，右邊站着一位警察，吩咐道，「好好兒地收起來，不要丟在地上！」我只答應了一聲「噓！」却不明白他吩咐的意思是在敬惜字紙呢，還是爲什麼。我們既拿到了這個東西，便不去看光社，先找一家茶攤坐下，一

面喝着龍井，把那些紙片細細地研究，纔知道這是三四方面軍團宣傳部的出品，種類甚多，我最運氣，得到十種，我的朋友却只有八種。我的十種可以分作三類，計雙十節類四，閩錫山類五，以及告農民類一是也。關於宣傳文現在且按下不表，單講我吃驚的理由是什麼呢？這並不爲別的，我只覺得這幾位青年似乎都是我的熟人，正如我的朋友所感到的那樣，彷彿覺得這兩位女士說不定就是我們的學生。這當然未必會是真的，總之或者是坐冷板凳太久之故，有點頭腦胡塗了，所以如此錯覺罷，——是的，我後來坐在茶桌旁看過的一個個的青年又覺得似乎就是在大門口的幾位，於是可以見我老眼的昏迷了。我的朋友說他初看見的時候，想到有一年有青年學生們在太和殿發給傳單之事，所以吃了一驚；不過這一層我却沒有感到，固然是因爲我沒有到太和殿去，一半也因爲我較多世故，知道這是截然兩件事，連聯

想都不想到了。老實說，這是我比我的朋友還要較爲聰明的地方。

末了還是去看光社的照相展覽會。在那里與好些藝術家點了頭，剛看到 Dr. Shen 的作品的時候，偶然回過頭去，却不意忽然地「隔着玻璃看見」了牠！（依據嚴侯官英文漢話，「最凡之名」 Collective

Noun 爲「罔兩」屬，獨用單數。）從董事會の後窗望出去，在端門的西邊，甬道旁的幾間小屋面前，有一羣人在那里正用晚餐，大抵都穿着長衫，有的帶呢帽，有的頂着瓜皮帽，而流品不齊，看去大都像是店舖的夥計，却來這個處所野餐，這也奇了！難道是趁了國慶節來「辟克尼克」的麼？——非也，有本地的朋友告訴我，這乃是政府的公僕，國民的監督，上海灘上所謂包打聽，而中古英文稱曰 Spie 者是也。喔，喔，我今天真好運氣，見了好些世面，好物事，而光社展覽品不與焉！原來這是這樣的，下次我在馬君的屋裏遇到書店掌櫃，就

不免要神經過敏，言動要特別謹慎些也不可，在書店掌櫃們或者是有點不敬，但我實在覺得有如兩顆蠶豆之不可辨別，爲做明哲起見不得不爾，至於在街上走時滿眼皆是此輩，尤其不敢妄談國事等等，那更是適當的了。

日子過去了，感想也漸淡薄下去了，特別是不愉快的印象，雖然總不會淡薄到沒有。但是好的一方面却比較地長久留存一點：張少帥部下的女宣傳員是剪髮的，宣傳文是白話的，覺得很有一番新氣象，北方的禁剪髮禁白話的政令大約只是所謂舊派的行爲，不見得能夠成功，想到這裡彷彿又可以樂觀起來了罷？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回家之後，把宣傳文全套研究了三日三夜，不怕宣傳部列位疑心我要奪佢們的飯碗，我實在覺得不很出色，不很有力。說到這一點，倒不能不推重那日本人的北京漢文報——*Notorious* 的順

天時報。大家知道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報，專替本國軍閥政府說話，但爲日支共存共榮計，也肯爲別國反動勢力盡義務，充當名譽（？）宣傳員，到底因爲有教育有訓練的緣故，這些忠義的「外臣」的工作有時竟比內臣還要切實有效。照這幾天的報紙看來，登載「某方消息」多麼起勁，浦口各處據牠說都已克服了，此外某處某處也都「將」佔據了，這都是官報所未見的，而忠勇的順天時報獨能如此竭力效命，豈不殊堪嘉尚麼？該報社長及主筆實在應該各贈勳五位，照洪憲朝某博士例，列爲外臣，與「入籍教授」相對，未始不是熙朝盛事，只可惜袞袞諸公沒有見到，未免有功高賞薄之恨罷了。——我又想到宣傳部招考條例，月薪是二十至七十元，那也未免太少，難怪宣傳成績不很有力，不能與該順天時報相比了。

酒後主語小引

現時中國人的一部分已發了風狂，其餘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來不知爲着什麼的那種執拗凶惡的廝殺，確乎有點異常，而身當其衝的民衆却似乎很麻木，或者還覺得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氣味。簡單的一句話，大家都是變態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痴呆症裏的一個人，只是比較的輕一點，有時還要覺得略有不舒服；憑了遺傳之靈，這自然是極微極微的，可是，嗟夫，豈知就是憂患之基呢？這個年頭兒，在風狂與痴呆的同胞中間，那里有客人表示不舒服之餘地。你倘若有牢騷，只好安放在肚子裏，要上來的時候，唯一的方法是用上好黃酒將他澆下去，和兒時被老祖母強迫着吞仙丹時一樣。這個年頭兒真怪不得人家要喝酒。但是普通的規則，喝了酒就會醉，醉

了就會喜歡說話，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只要說的不犯諱，沒有違碍字樣，大約還不妨任其發表，總要比醒時所說的胡塗一點兒。我想爲語絲寫點文章，終于寫不成，便把這些酒後的胡思亂想錄下來，暫且敷衍一下。前朝有過一種名叫茶餘客話的書，現在就援例題曰酒後主語罷。

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燈下記。